

# 聽不見的哭聲

## 折翼小天使

文／產科 衛教師 洪靜琦

今天超音波室人手不夠，醫師打電話來請我去幫忙，他正在為一位懷孕25週的孕婦進行減胎，因為胎兒被檢查出患有重大的先天性異常，孕婦決定住院引產終止妊娠。

25週大的胎兒離開母體，即使沒有急救，沒給任何醫療措施，仍可能存活一陣子。以前的做法是，把引產出來的胎兒裝進一個小箱子，等心跳自行停止，這樣的等待或許是幾分鐘，也或許是幾個小時，然後通知禮儀社派人跟家屬商談後續處理事宜。印著蓮花圖案的藍色小紙箱被擱在產房的一個小角落，若是週數比較大的胎兒，紙箱裡有時還會傳出微弱的嘍嘍哭聲，令大家心情都很沉重。

最近幾年的做法是，當產婦決定終止妊娠，醫師會先施行減胎術，也就是在超音波引導下，打氯化鉀（KCL）到胎兒的心臟，讓胎兒在孕婦肚子裡停止心跳再引產。當空針內黃色的液體慢慢沿著針頭注入，超音波下閃動的心博影像越來越慢，終至完全靜止。這樣的畫面縱使已經看過很多次，我的心還是不免悸動，彷彿仍能聽見那無聲的哭泣。

### 只因悲憫，他做了別人不想做的事

這時，我發現這位接受減胎術的孕婦臉上爬滿了淚水，趕快拿起衛生紙幫她擦拭。實在很不喜歡面對此情此



景，因為我經常忘記專業人員的守則，總會控制不了的跟著掉淚。醫師察覺到孕婦的身體微微抽動，溫柔的問她：「會痛嗎？」我想，她的心痛應該遠大於身體的不舒服吧！因為她和我們共同參與了一場……

沒人願意擔任劊子手的角色，負責打入藥物的醫師，想必心裡也不好受，可是基於優生保健的預防醫學，這個問題必須有人處理。他恪守醫師的職責，幾乎不曾拒絕從他院轉介而來，徬徨無助而憂傷的孕婦，這讓我對他打從心底的尊敬和佩服。在我看來，和假借道德倫理之名，推諉逃避，而把這些孕婦轉到其他院所的醫師比起來，他更富有人性與悲憫的胸懷。

面對被證實胎兒有先天性重大異常無法救治，選擇終止妊娠的孕婦，醫護人員在提供諮詢後，經常會很快接受及尊重孕婦的決定。可是，我也碰到過懷了唇顎裂寶寶的母親，在幾經考量下，於法律容許的24週前要求終止妊娠，卻到處碰軟釘子，幾乎求助無門。

### 只因無奈，她含淚割捨腹中小生命

以目前的醫療技術，唇顎裂的孩子在一連串的治療和修補後，幾乎和正常的小孩一樣，實在沒有理由因此放棄這個小生命。起初我也是拿著唇顎裂衛教手冊，本著尊重生命的道德感，向這些準媽媽耐心說明。可是，曾有一名孕婦流著淚告訴我：「我以前也是學護理的，實習的時候照顧過這樣的寶寶，寶寶真的很可憐，一出生就要受那麼多苦。而且我們還有老大要養，實在沒有辦法

不工作，如果要帶著這個孩子到處接受治療……」是啊！孩子是她和丈夫的骨肉，終止妊娠想必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而做的痛苦決定，旁人有什麼權利來批判他們的作為呢？

和這名孕婦深談之後，讓我對事情有了不同的省思，雖然提供諮詢的醫護人員經常告誡自己要客觀，要設身處地為病患及家屬著想，要尊重個案的選擇，可是往往在不知不覺中，還是用自己的道德觀和價值觀，審視甚至左右對方的決定，這實在是應該避免的錯誤啊！

### 只因傷痛，再為人母需要更多勇氣

因為工作關係，我經常會接觸懷了先天性異常胎兒的孕婦，她們共同的反應起初都是否認，當醫學檢查證實肚子裡的寶寶真的有問題，接受事實之後，孕婦除了陷入悲傷的情緒，還會懷疑自己是不是做錯什麼事？或者自己體質不好，才會造成寶寶的異常？這時我會以相關的醫學文獻，向她們說明導致胎兒先天性異常的可能原因，希望減輕她們不必要的罪惡感。

然而，傷痛的記憶往往難以磨滅，很多懷過異常胎兒的孕婦沒有勇氣再懷下一胎，即使再度懷孕，也變得小心翼翼而有點神經質，內心所承受的煎熬，我完全能夠體會。但願醫護人員在了解她們先前坎坷的懷孕史之後，能給予更多的耐心解釋與更多的細心照護，因為她們正走在杯弓蛇影的森林中，需要強力的支持與關懷，才能拋開疑懼，昂首前行，迎接另一個新生命的到來。🌱